

後
漢
書



列傳卷第二十下 范曄 後漢書四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彪

子固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去為乎

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

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保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為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

衣以登皇極繇數朞而創萬世蓋六籍所

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

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

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菴繇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匝四時曰菴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

也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

人故婁劬度執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

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

橫音胡孟

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于東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獻牛酒此為計有逆而順人也婁劬已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今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代有以加也時豈奢泰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止而都西京也

吾子曾不是

睹顧燿後嗣之末造不亦闇乎

顧反也燿眩耀也言吾子

曾不睹度執權宜之由而反眩燿後嗣子孫末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成帝神仙昭陽之事也今

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

以變子之或志

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漢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

為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

六合相滅

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

于時之亂生民幾

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馱

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

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

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揚

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阬四十萬
萬人原野獸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
故下民號

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鑿致命于聖皇
上帝天也

聖皇光武也懷猶愬念也降下也鑿視也言上天愬
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為君者而致命於

光武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

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

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

王邑憑盛也言盛怒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

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紹百

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

而作

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去造化天地也獠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

位欲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系唐統接漢緒

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

三五

爾雅曰系繼也緒業也前書曰漢帝本系出唐帝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

五三皇五帝也

豈特方軌竝迹紛紛后辟理近古之

所務蹈一聖之險易去爾哉

軌轍也紛紛猶雜蹂也爾雅曰

后辟君也險易猶理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

且夫建武

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

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處羲氏之

所以基皇德也

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

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

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

造器械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

黃帝號軒

轅氏前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為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龔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

王業也

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

湯武者也

遷都改邑有殷室中興之則焉即土

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

尚書曰盤庚遷于
殷史記曰帝陽甲

之時殷衰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自河北度河
南居湯之故地行湯之政殷道復興尚書曰王來紹

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洛邑地勢之中也春秋
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湧出言都洛陽如殷宗周

成之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

制也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
其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

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
古有志克已

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
俱善人道畢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

帝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憲章
猶法

也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
法乎考古而封太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

儀明乎武帝也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而論功仁聖

之事既該帝王之道備矣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妙猶美也

或作眇眇遠也該備也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

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敷洪藻信景

鏢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

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

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衣也永平二年帝及

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鋪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堂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於天下曰建明堂立

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為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鏢美也揚代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

代祖正予樂謂依識文
改大樂為大子樂也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

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

散皇明以燭幽

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
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

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
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

然後增周舊修洛邑

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揔八

方而為之極

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
增焉翩翩巍巍顯顯翼翼並宮闕顯

盛之貌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

是以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

儉不能侈

言奢儉
合禮也

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

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

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草也詩小雅曰魚在

在藻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

有博大之茂草也疏亦育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

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萇注

去圃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

圃也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

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

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預注去各隨時之

開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

天物也

歷騶虞覽四驥嘉車攻采吉日禮官

正儀乘輿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

虎黑文不食生物又曰四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
之事其詩曰駟職孔阜注曰職驪也阜大也又小雅
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
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注去攻堅也又吉日詩曰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也

於是發鯨
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和鸞

玲瓏天官景從稜威盛容
鯨魚謂刻梓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

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
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

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嗚呼
凡鍾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撞鍾者名為

鯨魚鍾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
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時也玲瓏

聲也蔡邕獨斷曰百官
小吏曰天官稜亦盛也
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

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

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

靈山

山神也屬連也音燭方四方也兩師畢星也風伯箕

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

伯進掃兩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

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毛萇

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

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鋌小矛也音市延反彗

掃也音似銳反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

焱焱

焱焱遂集乎中囿陳

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

中

竝戈矛車馬之光也說文曰焱

火華也音以贍反震讀曰真

園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
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
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
言勤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
不用命者斬之鄭玄
注云羣吏將帥也

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

輕車霆發驍騎電騫游基發射范氏施御

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

及去

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
為充君之庖霆激電騫並言疾也游基養由

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揮而嬉使
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木號矣范氏

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
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范氏驅馳終日不

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歧注曰范法也為法
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一詭遇非禮射也則能

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 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

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

驅復路屬車案節 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

不可極踠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於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 於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御明堂

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左傳

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麇狼兔也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

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觀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

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 俯仰乎乾坤參象 孔安國注云叙美行之驗

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易繫

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

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河源東澹海濟

北動幽崖南趨朱垠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

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濟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涯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濟趨躍也音它歷反說文

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

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龍誓水慄奔走

而來賓爾雅曰誓懼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

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春王三朝會

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

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

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春王猶左傳
去春王正月

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

時見曰會躬眊曰同賈逵注國語

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

乃盛禮樂供

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

儀而展帝容

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
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戴延之記曰

端門東有崇賢門次

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百酒萬鍾

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大牢饗

庭實貢獻之
物也左傳孟

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

也說文曰鍾器也孔叢子曰堯飲千鍾罍酒器也詩

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
爾乃食舉雍徹泰

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擘

煜食舉為當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祀陵廟殿中諸食舉樂也雍詩篇名也謂食訖歌雍

詩以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鎗

音楚庚反擘煜盛貌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

佾韶武備太古畢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去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

舞行也穀梁傳曰天子八佾韶舜樂名武王樂名泰古遠古也四夷間奏德廣

所及佾侏尫離罔不具集間迭也音古菀反詩國風曰漢廣德

大百王集三六

廣所及也鄭玄注周禮去四夷之樂東方曰鞮南方曰任西方曰柶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侖音渠禁反侖音摩葛反周禮侖作侖禁侖作柶作柶也

羣臣醉降烟煜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

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

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撞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

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

將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去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乃

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

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去舊典文章左傳臧哀伯曰大路越席大羹不致昭其儉也

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

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內

弃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脩織紵男務

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

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前書文帝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

本農也末賈也皆偽去彫飾也歸真尚質素也杜預

注左傳曰織紵織縵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

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故

舜弃黃金於嶰巖之山捐珠玉於五胡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

於是百姓滌瑕

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

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

潤而金聲

瑕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

曰和順以寂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

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以四海之內學校

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

上歌蹈德詠仁

前書平帝立舉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校鄉曰庠聚曰序

詩曰獻酬交錯莘莘衆多也音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

謙言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

世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玄德升聞字林曰謹美言也音黨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

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

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義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

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

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

入於道德放縱於末流論語孔子曰温故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

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土

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

四塞之國也高誘注去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謂關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也秦領九峻涇渭之川曷

若四瀆五岳帶河汧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

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太山為東岳衡山為南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也建章甘泉館御

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館御謂設臺以進御神仙

也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液昆明鳥獸

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

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

翼翼濟濟也

游俠即西賓去鄉曲豪俊游俠之雄踰侈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

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去濟濟多威儀也

子徒習秦阿房之

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

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史記曰秦始皇作阿房宮造至也公羊傳

曰王者無外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

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

今將喻子五篇之詩

說文曰矍視遽之貌音許縛反周書曰臨攝以威而

慄慄者猶恐懼也音徒頰反喻告也

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

此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非唯主人

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

揚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

作子虛上林賦竝文雖藻麗其事透誕不如主人之言義正事實也

小子狂簡不知

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誦之其詩曰

論語孔子

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愆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祖宗

祀穆穆煌煌

於音烏歎美之辭也詩周頌曰於昭于天孔甚也陽明也國風曰我

朱孔陽聖祖宗祀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上帝

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

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燔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

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叙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以

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賓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詩商頌曰猗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

肆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

止造舟為梁

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大雅曰造舟為梁毛萇注去天

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為浮梁也

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

威儀孝友光明

說文曰皤皤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

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於赫太上示

我漢行鴻化惟神永觀厥成

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

賢聖之人竝著養老之禮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神詩周頌曰我客戾

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示也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

登爰考休徵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

三光日月

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沴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

威儀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

行甘雨時也

百穀溱溱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

樂胥

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草蕃蕪爾雅曰蕃蕪豐也詩周

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皇時周於音鳥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去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

啟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

文

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啟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

王與孟悅舉龍文之鼎

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時明帝詔曰其以禘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

億年勤天之休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

效素鳥

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固集此題篇
去白雉素鳥歌故兼言效素鳥

發皓

羽方奮翹英容絜朗方於淳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

包曰鳥者
陽之精

章皇德方侔周成永延長方膺天

慶

章明也侔等也孝經援神契曰周
成王時越裳獻白雉慶讀曰卿

及肅宗雅

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

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

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

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二代謂
彪及固

感東方朔

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

以自通焉

東方朔荅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楊雄解

朝曰范睢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後

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天

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

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

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

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

威靈逼憚南虜

南匈奴也

故希望報命以安其

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

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

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

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

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也

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臣服遣子入侍雖屈申無常

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奔放不與交接者

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

後相繼建武二年曰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

擢授南單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

于印綬

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

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

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

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

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

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

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

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

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

邪遣子右賢王入侍

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

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

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

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

虜稍疆能為風塵

相侵擾則風塵起

方復求為交通

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近長固又

作典引篇述叙漢德

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

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

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

揚雄

美新典而不實

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偽謂王莽事不實

蓋自謂得

其致焉其辭曰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

煜煜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易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烟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為天濁沈者為地

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庶類萬物也混猶同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

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人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羲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

火德五行相生周而復始草昧謂草創暗昧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時也踰

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易繫

辭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竝過也詔誥也言過繩契以上既無文字故寂寥而無

文誥系謂易繫辭也故
易繫而不得綴連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

氏號謂太昊號庖羲氏炎帝號神農氏黃帝號軒轅
氏之類紹繼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

莫不開元於大昊皇初之首上哉實乎其

書猶可得而脩也
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

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脩也
亞斯之世

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
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

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函光未曜
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

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
稽考

乾天也論語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龍翼謂稷契等為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吉

鄭玄注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禹與稷契咎陶之屬竝在于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臯陶謨也為道德之冠首蹤迹之卓異者莫高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舍胤而禪有

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舍胤謂堯

捨其胤子丹朱而禪于舜舜亦捨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竝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竝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

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股肱謂稷

契也既周謂其子孫竝周徧得為天子元首堯也言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 俾其

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暗而

恒文乖彛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

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戮敗也尚書曰舜倫攸斃舊章缺謂秦燔詩書故先命立聖使綴學立制宏

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

神明之式也立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尙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莊

子曰恬澹立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為漢家法制也宏洪竝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助也迪蹈也哲智

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也雖前臯

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臯臯陶也夔舜之與樂者衡謂

阿衡即伊尹也且周公也密勿猶龜勉也茲謂孔子言臯夔等比之為褊小矣是以高光

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論語

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彤雲於碭山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紘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不莅其

誅拊翼以雞為喻言知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拊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紘

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下英雄為漢者多也燦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莅臨也

言天下先為漢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

矢敷奮撫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曰格于上

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德不台

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即位居尊之時竝謙言於德不能嗣成帝功有此淵深穆勞之讓高祖初即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即位固辭至於再三靡無也矢陳也敷猶迫逼也詩去矢於牧野又曰敷敷淮濱言漢取天下無號令陳師敷迫奮武搗旄之容詩曰奮伐荆楚尚書曰王秉白旄以麾搗亦麾也言竝天人所推不尚威力 蓋以膺當天之正

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

之弘陳云爾

正統謂漢承周為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讓之後歸運

謂堯歸運於漢也炎上謂火德烈精言盛也蘊藏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即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

洋洋乎

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

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詒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

其蹟可探也

鋪徧也二代殷周也洪纖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徧觀殷周大

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竝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

服弈世勤民以伯方統牧

孔子曰僻如平地雖覆一匱鄭玄注

云匱盛土籠也侯服甸服謂諸侯也湯為桀之諸侯文王為紂之諸侯弈猶重也自契至湯十四代后稷至文王十五代竝積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竝統領州牧乘其

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

格

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

韋顧竝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至
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戲黎格來也

乎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

師革滅天邑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

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竝
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音義

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
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

然與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

齊逢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偉猶
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
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

然

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
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弈乎

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於歎辭也穆美也歎美周家之德詩周頌曰於

穆清廟猗亦歎之辭也那多也歎美湯德之多也殷頌曰猗歎那歎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去鐸調達之貌此言殷周之伐尚有於穆猗那之頌播之於翕純皦繹之樂尊祖嚴父宗祀配天於明堂之中詩商頌曰濬哲惟商長發其祥言發禎祥以流慶於子孫周頌曰東文之德對越在天曷弈猶蟬聯不絕也
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

渝耳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

朗明而不變耳其餘
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

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躬陶周

矧况也漢

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躬周之

先祖並嘗為堯臣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

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

靈行於鬼區慝亡迥而不泯微胡瑋而不

頤二祖高祖世祖也尚書曰宣重光襲重也四宗文帝為大宗武帝為代宗宣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

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迥遠也泯滅也瑋小也

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

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

漢不弘三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外也績功也言外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

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典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

也大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

元內浸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

矣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渾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纖微也老

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毫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含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

類品物萬物亨通也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

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皇家帝代謂漢家歷

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
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錡猶光
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乃始虔鞏勞讓兢兢業業貶成

抑定不敢論制作

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固為勞謙

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

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內而禮

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仿

佛雖去優慎無乃蕙歟

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賓謂殷周二王

之後為漢之賓監視也視殷周之事以為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聚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
篇籍以紀功德也仿佛猶梗概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蕙鄭玄注去蕙質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

乃太質
慙也

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

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

三事三公也僉皆也

躬奉天經博睦辯章之化洽

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

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禘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博叙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云辯別也

章明也博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

巡靖黎蒸懷保

鰥寡之惠浹

巡撫也靖安也黎蒸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浹洽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

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凡四巡狩賜人爵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

燔瘞縣沈肅祗

羣神之禮備

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度縣祭川曰浮沈肅祗恭敬也

封禪書曰湯武至尊不失肅敬元和帝中詔曰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度音居毀反

是以鳳

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

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外黃暉采鱗於沼甘

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尚書曰鳳皇來儀元

和二年詔曰乃者鳳皇鸞鳥比集七郡羽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鱗也伏侯古今注曰建

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蔥葉色赤黃擾馴

也緇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三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

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鳥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

下若乃嘉穀靈草竒獸神禽應圖合謀窮

祥極瑞者朝夕坳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

州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

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絕奇

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建初七年獲白鹿元和

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於瑞圖又合于史昔姬

謀也坳牧郊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以戰反

有素雉朱烏玄秬黃穠之事耳君臣動色

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

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

度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為赤烏玄秬黑黍也

詩大雅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穠麥也謂赤烏銜

年麥而至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

又曰惟此文王小心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

翼翼又曰奉璋峨峨

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

大六小四六六六

其為身而有顓辭也

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

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貽遺也燕安也後昆子孫也言此竝以光寵神靈文王武王之

之德遺燕安於子孫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鏘竝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

於鏘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為身而有自專之辭也竝上寵文武之

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受之宜亦

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

序之祕寶以流其占

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

陳也充當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滕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

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滕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

流猶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孚

編也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書圖

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圖書者為天子所知也孔丘也猷圖也孚信也言孔丘之圖先命

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猶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

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為天子之大命也順命以創制定

性以和神荅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

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

豈蔑清廟憚勅天乎命謂符瑞也荅對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繁多也祉

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鈴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

後漢書卷三十一下 三十一

之事大而且信次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
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勃
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謬豈輕伊
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

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

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

而獨闕也

伊維也遂古猶遠古也楚詞曰遂古之
初戾至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作

者諸封禪者史記管仲曰自古封禪七十二君并武
帝及光武為七十四君俾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
而假為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弃其文
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是時

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

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看覈

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

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謀

也道德仁義人所常行故以酒食為諭焉淵源林藪論深邃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肴核惟旅覈亦核也謂果實之屬 既成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

慮矣將緝萬嗣煬洪暉奮景炎扇遺風播

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

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讜直言也繇北辭音冑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脩其德而改卜碩大也慮思也廣

雅曰緝績也音方萌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太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

大律鄭玄注去丕大也律法也疇誰也亘猶竟也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唯唐與漢唯漢與唐 固

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

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

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耶故事朝

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

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

奴掩破北庭

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於河雲大破之

固至

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

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

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

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
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
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
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
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
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
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
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

激揚也詭毀也
抑退也抗進也贍而

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

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疊彪固譏遷以為

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

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

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遊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雖其陷於刑

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六國

之罪人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於誅也則輕仁義賤守

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

免極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智及

蠶室然亦身陷大戮此已上略華嶠之辭

之而不能守之 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 嗚呼古

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史記齊使者至越曰

不貴其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王知

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 沈約宋書曰初謝

典墳以示范曄 比良遷董 謂司馬遷董狐也左

曄改爲帝墳 兼麗卿雲 揚子雲 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下

列傳卷第三十一 范曄 後漢書四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第五倫字伯魚京北長陵人也其先齊諸

田史記曰陳公子完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注云始食采於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

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附之倫乃

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眾引彊持

滿以拒之

引疆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

銅馬赤眉之

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

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

收養孤兒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

倫始以營長詣郡

尹鮮于裊

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于朝鮮其子食采於朝鮮因氏焉

裊見而

異之署為吏後裊坐事左轉高唐令

高唐縣屬

平原郡故城在今齊州祝阿縣西

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倫後為

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

久官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

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

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

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

興興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

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

秩又鑄錢官姦輕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

市無姦枉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

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

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

乘乎

華嶠書曰蓋延代鮮于褒為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

倫

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

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

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

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

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為吏莠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

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

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為市掾人有遺母一筒餅者卿從

外來見之奪母笥探口中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

帝大笑

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

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剛縣東北

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
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
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
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
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
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

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

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

江縣東北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

守以清絜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

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

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

自達

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

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

賅抑絕

以財相貨曰賅音其又反又音求

文職修理所舉吏

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視事七歲

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
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
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
自表狷狂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尚書洪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
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近代光烈皇
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

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

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

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曉論也苦身待

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

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

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

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

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

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

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
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
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

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

裁蒙省察

裁與纔同

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

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
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
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

難爲意愛

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

聞防請杜篤爲

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
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
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
疑怪況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
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
有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
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
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

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

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尚書考靈
耀曰堯文

塞晏晏爾雅曰
晏晏温和也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

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
人太守三人減死罪二人凡六人

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

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

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

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

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

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
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
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
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

也謹責

務進

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
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
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

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論語孔子之言

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
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
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
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
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
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
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

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

危言之世哉論語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

高行必見危故以為諭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

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

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

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

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

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

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响飄山聚蚊成

雷

前書中山靖王之言

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

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

解醒當以酒也

病酒曰醒

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

親近

蒼頡篇曰諛佞諂也

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

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

於無形今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

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

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

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

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

朝貢禹

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

然少蘊藉不

修威儀

蘊藉猶寬博也

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

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

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

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

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

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

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

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

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

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

樊豐等譖之廢為齊陰王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

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

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為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為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

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

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倫曾孫種

論曰第五倫峭敷為方峭敷謂其性峻非夫急好窮覈事情

愷悌之士省其奏議惇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

之兒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

韋為佩蓋猶此矣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

急也然而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禮記曰管仲饑蓋而

朱絃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

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

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種字與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

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風俗通曰

汝南周勃辟太尉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蓋三公府有清詔負以承詔使也廉察也

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眾弃官

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

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

之郊種乃大儲糧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

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桴擊

鼓杖也音浮以能換為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兗州刺史

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

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

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疆禦
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
割以鉞
刀諭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
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
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
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
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
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
安寧忘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

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降之種蒞
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帥其黨與三
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以事陷種蒞
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稽怒
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
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
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
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
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

今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

朱家

前書曰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敢進計布許之乃脫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為

河東

守 管仲錯行於召忽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子欲立公子糾

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

下矣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

為死之哉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錯猶乖也

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

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

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

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勲效

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

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

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竒奧之

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

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

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

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

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

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

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罪至徵徒非有大

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

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

逃亡苟全性命翼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

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

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

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

考之記文符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

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

於寡妻以御于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明政化之

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闊略遠縣

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

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

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所部

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

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

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

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

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

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

在手曰桎
在足曰梏

恣所欲

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

瑕丘令

瑕丘今兗
州縣也

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

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

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

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

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

堂邑故城在今博
州堂邑縣西北

人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

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

家使得殞斂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

不累下遂遣之

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

廣斂母訖果還

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宗

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

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

簿文記也詔

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

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

說苑曰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也

此臧穢之

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
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
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廢政常當車
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
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
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
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
密雲不雨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
自我西郊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

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

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

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

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

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并不

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

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

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

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蓋時修雩場在明堂之南

今又勅大匠止作諸

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

遂應時澍雨焉

說文云雨所以澍生萬物故曰澍音注

時詔賜降

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

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

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

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

乃解衣就格

格拘執也

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隱猶私也故公

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

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

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

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

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

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

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

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

未和日月不明

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則日月無光

水泉湧溢

寒暑違節者各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

以苛刻爲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

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

爾雅曰雍雍和也

至於

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

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

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禍亂不

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

鹿鳴食野之苹我
有嘉賓鼓瑟吹笙
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

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

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

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

出為魯相意別傳曰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
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

机席劔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
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

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
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

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
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

七張伯藏其一意
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
宮中有德陽殿

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

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

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

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之人

皆大悅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

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

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

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

杜杜音思漬反謂俎几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

杜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

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

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阜袍及侍史二人

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

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盡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隨

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

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

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鑪燒

爇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

為五官中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

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

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

辰陽今辰州辰溪縣

其俗

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絕淫祀
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爲
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

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前書音義曰擢

選精勇聞命奔走謂之奔命也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

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
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温溼疾
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
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

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

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

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

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

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

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

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

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

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

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

長音直亮反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

民尚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

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

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

檻為機以捕獸穿謂穿地陷之均

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

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

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

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

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
度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道

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浚道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州慎縣南

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姬

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姬

猶祭之有尸主也

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

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
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
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穎

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
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
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
帝以爲有姦大怒收均縛格之諸尚書惶
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
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
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貴
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
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旦夕

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
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
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缺帝以
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
馬者亦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
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
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
常以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
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

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
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
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
子意

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夏侯勝也

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

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

州隴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

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

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
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
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
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
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
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
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
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

錫幣

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戾于魯尚
書曰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命召公出取幣錫

周公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

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

衍謂流行傍食它縣

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節過度

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

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

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

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

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

第相望久磐京邑

磐謂磐桓不去

婚姻之盛過於

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
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
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
以義斷恩

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
義門外之政義斷恩

發遣康焉各

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

行日取便
利之時也

以塞衆

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

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

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

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

爾雅曰東至於秦遠西
至於那國南至於濮鈇

北至於祝栗
謂之四極也

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

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
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
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
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
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
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
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
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

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
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
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
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
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
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會南單于音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
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
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

憲門負執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
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

司空

漢官儀曰俱
字伯儷也

寒朗字伯竒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
亂奔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
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
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
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
及隧鄉侯耿建郎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

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
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
陷入無敢以情怒者即心傷其冤試以建
等物色獨問忠平

物色謂
形狀也

而二人錯愕不能

對

錯愕猶倉卒也錯音
七故反愕音五故反

即知其詐乃上言建等

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

此帝乃召即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

故引之即對曰忠平自犯不道故多

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

何不旱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卽對曰臣
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

未敢時上

時上猶卽上也
上音時掌反

帝怒罵曰吏持兩端

促提下左右方引去卽曰願一言而死小

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

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

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

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

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

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
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
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
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
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
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
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
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
納忠先帝拜爲易長

易今易州縣也

歲餘遷濟陽

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

子一言齊侯省刑

左氏傳曰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

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謂刖足者

屢若鍾離意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

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誠

則不詭詭詐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

絞絞也彼二子之所本得乎天故言信而志

行也言而見信諫而必從故曰志行

贊曰伯魚子阿矯急去苛臨官以絜匡帝

以奢宋均達政禁此妖崇崇祭也于命反禽蟲畏

德子民請病謂人為之請禱也意明尊尊割恩蕃屏

穀梁傳曰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

慄慄楚黎寒君為命

慄慄懼也
黎衆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一

列傳卷第三十二

范曄

後漢書四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子在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後漢書四十二

朱古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
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
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
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
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感不
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
國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

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

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

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虞之縣

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鍾虞解彊臨之國數上

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

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

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

今兗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

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

崩冬歸國永平元年疆病顯宗遣中常侍
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
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䟽謝曰
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
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不謹
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
臣疆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
道術絡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
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

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

泉

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

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

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

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

無男無多男也

處臣

三女小國侯

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為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為鄼侯之類

此臣宿昔常計

私計天恩不敢忘也

今天下新羅大憂

光武崩也

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

疆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

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

津門亭發哀

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

使大司

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

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虎

賁百人

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

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

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

姓夫人小侯皆會葬

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

帝

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

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

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

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

獨行之志

前書曰卓尔不羣者
河間獻王近之矣

將作大匠留起

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

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

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掖庭出女豫

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

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

第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

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
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
裹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
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
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皆皆或為瘠至

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關

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禮記曰練衣黃裏線緣線即紅也線音七

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

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裋具以狀聞順帝美

綃反鄭玄注周禮曰淺絳也

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

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

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

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

左氏傳曰晏相子卒晏嬰麤衰

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

同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

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國所先曩者

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如禮有增戶

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

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

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
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祗嗣初平四
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汶陽侯
拜爲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
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
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
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
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爭禮四方

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
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
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
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
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
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

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
今泗州宿預縣西南

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
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
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

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

嗣釐音僖元和二年封定第十二人為鄉侯

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

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

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

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

王祖母太夫人周秉心淑慎導王以仁使

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

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

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

二縣益楚國

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

慮音秋間

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

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數受賞賜永平元

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

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

今廬州廬江縣西也

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

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

表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

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

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

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

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

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

練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練白紉三十匹詣

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

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
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
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伊蒲塞即優婆塞也
中華翻爲近住言受

戒行堪近僧住
也桑門即沙門

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

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
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
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
英招聚姦媮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

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

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

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

使伎人奴婢妓士鼓吹悉從得乘輜輶輶猶

屏也自隱蔽之車蒼頡篇曰衣車也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

娛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

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

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

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

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

占護猶守護也

悉出楚官

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柰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

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
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
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
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
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
護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
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
嗣王儀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
二丈一尺皇子安車青蓋金華藻追爵
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

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六侯六縣名屬

廬江郡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

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

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

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

侯東武城屬清河郡今貝州武城縣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

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漁

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

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

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

陽安德西平昌五縣

東朝陽在今齊州臨濟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

般音補滿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

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廩

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

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

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

其民人

孝經諸侯章之義也

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

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

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

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

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

言如蠶之食漸至衰盡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

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巨大也大萬謂萬萬

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

荒廢也文彩繁多則質以之廢土木增齡壯則人殫其力故云人亡皆非所以奉禮

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左氏

傳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
杜預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
吳興姑蘇而滅

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
廬以遊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

有小山俗謂姑蘇臺在今蘇
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
景公千駟民無稱

焉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人無德而稱焉千駟四千匹
今數游諸第

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

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

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

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

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悟然終不

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

錯音七故反

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
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
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第七人爲
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
封香弟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
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
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丸昱子嵩皆爲
列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絕永建元年

順帝立錯子阜陽侯顯為嗣是為釐王立
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
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
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
年進爵為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
美須顛要帶八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
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貲四十人位
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

永平元年封蒼

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

山陽之南平陽橐湖陵五縣益東平國

平南

陽縣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橐縣一名高平故城在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

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

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

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

禮樂輿服志

其志今亡

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

衛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

第宅

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尋聞當逐校獵河內蒼即上書

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

禮記

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眾無置城郭仲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

傳曰田獵不

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

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

直鄭玄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槁是為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

宿不預戒日也

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

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

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搖仿佯弭節而旋

皆遊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積流而仿佯前書音義

曰弭節猶按節也
言不盡意馳驅也
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

周衛設羽旄
旄謂注旄於竿首
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隅
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繩

直則外有廉隅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

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

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

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

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

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

子之器

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

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

惠

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

其半問之曰官二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

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餓人也

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

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

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

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己之子三百赤紱刺

其無德居位者多也

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儻

去王畿五百里曰甸

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綬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備備也音警將遵上

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并省武職尤不

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

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

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

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

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

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

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

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

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漢官儀將

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大夫無負今史四十一人也加賜錢五千萬布十

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

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

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

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

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

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

也子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

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

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

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

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

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

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爲之訓詁肅

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

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留禁

也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

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韋昭注國

語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

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

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

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

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

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

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

思惟嘉謀以次

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

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

遽上疏諫曰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

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今從官古

霸問涅陽主疾

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豈父其後氏焉涅陽主光武女竇固之妻

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

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

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

孝無違奉承貫行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固執無違也至

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

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

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

況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

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

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

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

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

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

衣單複具曰襲

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

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聞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

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鄭玄云

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阜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

慰凱風寒泉之思

詩國風曰凱風美孝子也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

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

又欲令後

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

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孔子廟在魯曲阜城中伍緝之從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

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

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

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

膊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

今親見其然也

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露赤汗沫流楮也

頃反

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

音閒

開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

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

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

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

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

黑出丁零國

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

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

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伯父歸寧乃

國

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弊勞侯氏亦皮弁迎于惟門之外再拜天子賜舍曰賜伯父

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釋幣于彌乘墨車載龍旂孤鞬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負斧

辰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

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而出也 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

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 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

不名優忠賢也見前書王莽傳 况兼親尊者乎其

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

蒼既至外殿乃拜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

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

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

有等威

左傳隨武子之辭也
等威威儀有等差也

卑高列序上下以

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

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

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

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蹶踏無所措置

蹶踏謙讓貌也

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

奏歎息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

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

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

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

飲酎解見章紀

有司復奏

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

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大鴻臚

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

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

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
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
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
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
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
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
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
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
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

率循也傳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昊天不

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

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今詔

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

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離被也言非

蒙此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

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

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

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巡

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
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
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
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

陵前

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

初蒼歸國驃騎時吏

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
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
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
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今永元十年封

蒼孫梁爲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爲列侯敞
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
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亭
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
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
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
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

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隙生累近則

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明哲之所為歎息嗚呼

遠隙以全忠釋累以成孝夫豈憲王之志

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遜而知廢遜讓也為吳

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蔦之辭也吳太伯周大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

適吳越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

三縣亢父樊並屬東平國亢父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

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

弟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閒孝王

子恭爲參三戶亭侯博爲任城王以奉其祀

杜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鄧州內鄉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

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年薨無

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閒貞王遜

新昌侯子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

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

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

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

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華故城在今澠
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西南扶樂故城
在今陳州太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
康縣北也

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婿
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
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
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
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旣徙
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
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

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

周之管蔡漢之淮南

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

經有正義律有明刑

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

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

法為王受愆

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為王受過也

羣下莫不

惑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內潰

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

心不忍致王于理今貶爵為阜陵侯食一

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誠哉赦魴等

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

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
殤王冲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
延事冲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冲兄魴
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
亭侯魴立三十年薨子懷王恢嗣延光三
年封恢兄弟五人為鄉亭侯恢立十年薨
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為勃
迺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建和元
年桓帝立勃迺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

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
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

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陰害於人也有才

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

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前書曰綠綈方底令

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

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

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職常也

失其常位
別遷北宮

及至年老遠斥居邊

封之於魯

海內深

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

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

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勅

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

以便宜之事而

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

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

為王寒心累息

累息猶疊息也

今天下爭欲思刻

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眾

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

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

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

猶好事也喜音許氣反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

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鴻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

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為不臣今至午是為經天也又太子星

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為

病赤為兵亡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

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

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恥報

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

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

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跡熊渠子見其誠心

而金石為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

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

於人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

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

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

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

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

陛下即光武也

無為

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

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
扶蘇死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閻曰
公子不臣罪當死將閻乃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曰天
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劍自殺事見史記

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
荆母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時西羌
反荆不得志翼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
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
王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
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
兵未相者詎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

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
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改
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荆
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
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服王璽
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
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
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與馬悉以與之
建初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

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條嗣傳國于
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
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
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
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
王來會辭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
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駟騎焉上疏辭讓顯宗

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

司馬以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

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媵前行

媵音楚角反稱媵猶齊整也行音胡郎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

弓不空發中必決皆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

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

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

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

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

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

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

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

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及憲

等東海出也爾雅曰女子之子為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

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

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

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

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

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
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
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爲列侯憲立
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
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
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爲南鄉侯暢立三
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
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

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永平二年以

太山之蓋南武陽華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

今沂州費縣西又華縣故城在費縣東北也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

六縣益琅邪昌陽今萊州縣也故城在今聞登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

牟故城在聞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

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

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

之橫木也以金銀為釭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

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

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華縣蓋縣南武

陽屬泰山郡厚丘屬東海郡贛榆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

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立廣平

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

夷王字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

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為列侯宇立

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

八人為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

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侯尊立十八年
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
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
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為
九江太守封陽都侯

陽都縣屬城陽國故城在
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

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

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

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為王在位十一年

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

流放

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勑搏節鄭玄注云搏趨也

延既怨詛荆亦

舛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

天喪

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

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

恭王寔惟三讓

後漢書列傳卷第三十二